

留東外史三集



留東外史第三集

不肖生 著
跛子批點

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慣正頭千金買笑

話說蘇仲武從日光趕回東京。到家中擽下行李。便跑到玉名館來找黃文漢。不料黃文漢這日正和胡女士到飛鳥山去遊玩去了。沒有回來。蘇仲武便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坐也不好。走也不好。凡人着急之時。當然有此現像。但是爲了爭勝子的事。着急至此。未免小題大做矣。在玉名館門口徘徊了一會。被赤炭一般的太陽晒得慌了。心想何必急在一時。並且他未必便有這通天的本領。他若和我一樣。沒得法設。豈不更加失望。如果他真有手腕。就遲一兩日。大約也沒有甚麼關係。轉念一個果。然遲早了。未必略念得如此之快。蘇仲武這般一。想。心中就安靜了許多。當下留了張字條。給玉名館的下女。教他交與黃文漢。自己却到小日向台町會他一個朋友。他這個朋友。姓陳名志林。廣東三水人。年紀在三十歲左右。公費送他到了日本。八年在明治大學上課。其矣。明治大學之難得畢業也。聽說他家中很有些財產。所以能和湖南的張孝友相識。第八章書中。不是說過他和歐陽成王甫察張孝友一班人同嫖萬龍的嗎。於今張孝友已經畢業回國去了。有的說他一歸國。便得了某省高等審判的推事。有時間起案來。好不威武。自覺得比他那不長進的哥子。終年候。不得差事的強多了。真是文憑有用。何愁朝裏無人。這是他在中國的事。與本書無關。且不多說。於今續備這

當兒補說他在東京時的一段冤枉事故。給看官們聽聽。使看官知道天字第一號的冤桶壽頭。除了他。沒得第二個。去年九月。他和一班朋友。嫖了個天昏地暗。直到十月半間。錢不應手。嫖興才漸漸減退。他們這種人。沒有錢。便如失了魂魄。終日垂頭喪氣的。在家中悶吃悶睡。接連寫了幾封信。向家中催款。要家中寄五百塊錢來。他家中在巴陵。長沙。開了幾處錢店。往年生意。甚是興旺。祇因為幾年來。他兄弟兩個。比賽着支用。把本錢都支空了。漸漸的有些呼應不靈。張孝友去了幾次。信不見。回話也料定家中必是一時無錢。獨自悶悶的打了一會主意。忽然跳起來。笑道。有了。有了。要想救濟一時。除了這條路。再無別法。妙想天開。可謂人極智生。立刻走到自働電話的所在。打了個電話。給萬崎洋服店。教他立刻帶見本（樣本）來做冬服。不一刻。洋服店來了。這萬崎洋服店。開在神田南神保町。資本尙稱雄厚。張孝友幾年來。在他家做衣服。以及紹介朋友做衣服。儘在二千元以上。萬崎自開張以來。也沒有遇過這樣主顧。所以聽得是張孝友要做衣服。登時上下忙個不了。揀齊了最時新的見本。派了個漂亮的店夥。踏上腳踏車。向張孝友家來。張孝友做了兩套冬服。兩件外套。燕尾服。大禮服。各做了一套。共計價值四百多元。言明十二月清賬。洋服店欠賬。本是尋常之事。況又是有一無二。信用最好的主顧。錢期久暫。有甚麼話說。店夥諾諾連聲的。駝着見本去了。過了兩日。將初縫合了身體。趕快縫製。不到十日工夫。都已成功。齊送到張孝友家來。張孝友一一試了新做一箱裝了。店夥去後。叫了乘東洋車。自己坐在上面。將洋服箱子放在腳下。直到一家當店門首。下車。車夫把箱子搬進去。居然當了一百五十元。比僅過家中的錢。快得多了。真是好主意。張孝友得了這宗款子。便如初出籠的雀兒。歡喜得連跳帶竄的去找他朋友。開心不料。找了幾處。都找不着。祇得一個人到日比谷公園。

的松本樓去調下女。

有了錢自然要聚學出路了

剛走到公園門口，便遇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日本紳士，帶着一個三十來歲的

女人。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，均打扮得花團錦簇的。也向公園裏面走去。張孝友留神看那姑娘，身材窈窕，都有

幾分動人之處。估量他們的身分，雖不像是很高貴的人家，然也不在中人以下。心想，這樣端好的女子，雖不及

萬龍京子一般藝妓的濃艷，却另有一種風味。是他們萬趕不上的。我在日本，嫖藝妓，總算嫖够了，也不覺有甚

麼大味兒。若得一個好人家的女兒，招我作女婿，倒是件風流趣事，太好了。不敢妄想，像這樣的女子，這樣的身

分，也算相稱。

太謙了，再多化幾個味心錢，甚麼高貴女子弄不到手呢。

張孝友一面想，一面跟着他們往裏走。四處遊行了一會，他們三人見張孝

友相貌魁梧，衣服華麗，祇管跟在後面閒走，倒像結伴同遊似的。各人心中，皆以爲奇怪，不住回頭看張孝友的

舉動。張孝友原不敢冒昧，因他們回頭的次數太多了，便捏着把汗，點頭打那紳士的招呼。那紳士也笑着點頭

停了步，想和張孝友說話。張孝友便笑道：「今日天氣很好，遊興想必甚佳。我一個人正苦寂寞，難得與先生等同

遊。請教先生貴姓？」那人笑着過我姓淺田。先生是中國人麼？幸會之至。張孝友見淺田說話很客氣，登時從懷中

取出一張名片，雙手遞給淺田。隨着向那三十多歲的女人行禮。淺田便笑嘻嘻的介紹道：「這是我內人。這是

小女。張孝友又和那姑娘行了個禮。那姑娘從容答禮，不露一點羞澀驚慌的樣子。張孝友笑問他的名字，他還

沒有答應。淺田已代答道：「他名波子。張孝友點頭笑問淺田道：「我是個異國人，難得有今日的巧遇。想冒昧奉屈

到松本樓喝杯水酒，不知可能賞光？」日本人十九好吃聽說有人請，沒有不眉飛色舞的。淺田雖是有身分的人，

性情却和普通日本人差不多。見張孝友如此說，便望望他的女人，望望波子，故意謙讓了幾句。想已是識張孝友

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攬正頭千金買笑

那裏肯依。當下四人一同走進松本樓。這松本樓是一家有名的西洋料理店。用了些很整齊的下女。歡喜擺架子的留學生。多時常跑到這裏來吃幾樣菜。尋下女開開心。張孝友不待說是來過多次的了。他每次來吃一頓。賞下女的錢。必在五元以上。有一回他喝醉了酒。伸着腳。教下女替他刷皮靴。兩個下女走攏來。一個抱一隻腳的替他刷了。他一時高興。登時每人賞了兩塊錢。自此松本樓下女見了他。便如見了財神一般。這日帶着淺田夫婦。並淺田波子走進去。下女們一見都歡聲高叫。張先生請進。便有兩個下女走近前。替張孝友接帽子。脫外套。提手杖。殷勤周到。無所不至。拍馬屁無非拍在錢上淺田見下女招待自己。沒有這般趨奉。心中很覺得詫異。淺田女人及波子也不知張孝友是甚麼來歷。都暗暗的納罕。日人眼皮最淺安得不納罕下女忙亂了一會。張孝友遞淺田三人入座。開酒點菜。無非是揀極貴的下手。一剎時杯盤狼籍。把淺田三人弄得茫乎不知其所以然。張孝友盡了揮霍之興。才問淺田的住址職業。原來淺田是個醫學士。在澀谷開了個醫院。家就住在澀谷。靠醫院不遠。家中財產也還過得去。膝下沒有兒子。就祇這波子女兒。今年十六歲了。日本男女結婚得遲。十六七歲女子。十九沒有婆家。這波子雖不能說生得如花似玉。容貌儘算是很整齊的。所以能使張孝友意惹情牽。當下大家飲食了一會。張孝友另買了幾塊錢的西洋菓餅。送給波子。淺田謝了又謝。問了張孝友的住址。下女送上賬單來。張孝友故意當着淺田三人。將一疊鈔票拿出來。翻過來覆過去。才抽出幾張。清了賬。賞了五塊錢給下女。下女久知張孝友的性格。惟一的喜人逢迎。便約齊了伴夥。聯翩而來。叩頭謝賞。張孝友見了心花怒發。淺田見了咋舌搖頭。淺田女人及波子見了心癢難搔。真是廣錢通神。張孝友這日的浪費。不過二三十元。便鬧得各人心裏都有了張孝友的

影子。二三十元的成績就很可觀。可見得日本眼皮之淺。四人出了松本樓。又往各處遊行了一會。才叮嚀後會而別。張孝友得意歸家。料定淺田明日必來回看。若是他的女人並波子同來。須得預備些禮物送他。才好。好個張孝友。有計算。好個計算無非歸途。便進了一家吳服店。買了幾十塊錢的衣料。放在家中。等候。次日不出所料。淺田果然來了。祇是沒將他女兒帶來。張孝友大失所望。但是仍不敢輕慢淺田。彼此客氣了幾句。因時間已過了十點鐘。便邀淺田去會芳樓吃中國料理。淺田一邊推讓。一邊起身。活畫出來。張孝友問道。貴醫院有電話沒有。淺田問要電話做甚麼。張孝友笑道。雖沒有甚麼可吃的東西。但是中國菜。尊夫人及小姐想必沒有吃過。所以我想打個電話。將他二位請來。大家熱鬧熱鬧。尊意以為何如。淺田道。既承先生厚意。教他們來叨擾便了。說時同走入電話室。淺田捏着機說話。張孝友便立在一旁聽他如何說。淺田將請吃酒的話說了。復啊啊的應了幾聲。接着說道。有緊要的事沒有。你請他有話就在電話裏說了罷。復又啊了幾聲說道。既是這樣。你就請他同到南神保町會芳樓來罷。我在那廂等你。說完掛上電機。笑問張孝友道。我有個老友。姓松下。是一個有名的畫師。他有事定要會我。在我家中等了許久。我已邀他同到會芳樓來。先生。好客。他又。不俗。必不至要先生討厭。張孝友大笑道。說那裏話來。祇怕他不肯賞臉。二人說着話。出了電話室。向南神保町走來。張孝友住在小川町。隔南神保町。本沒有多遠。閒談着走。更覺得容易走到。張孝友進門。即招呼賬房。趕急辦一桌上等酒席。賬房素知道張孝友是喜歡鬧。不問銀錢多少的。當即連聲答應。張孝友還引淺田到第三層樓上。下女們見是張孝友。那歡迎的情形。也和松本樓下女差不多。淺田見了張孝友的行爲。復看了他家中的陳設。心想他說是到日本來遊歷的。看他的舉動。本也不像個

留學生。但不知他在中國是個甚麼人物。年紀還像輕的。很料他必是一位大員的大少爺。才有這般豪氣。像他這樣的花錢交結朋友。怕一年不花掉幾萬嗎。往日曾聽人說中國人慷慨疎財的多。照他看起來。真是不錯。淺田心中這般想。張孝友遞煙給他吸。他起身接煙。見張孝友那魁梧的身體。堂皇的氣概。實在是日本男子中少有的。他心中更以為得交這樣的朋友。榮幸非常。日本本來小氣。既存了個欽敬之心。五臟七孔。及周身骨節。都不由的呈出一種媚態來。氣鬼小脅肩諂笑的和張孝友亂談了一陣。下女已將杯箸擺好。堆了滿桌的菜碟。都是淺田平生不經見的。張孝友見波子還沒有來。心中着急。恐怕他們在電話裏聽不清。這地方的名目。又疑心他們客氣不肯來。教淺田再打電話去問。淺田道。不必再問了。就會來的。正說時。下女果然引了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進來。淺田女人及波子跟在後面。張孝友連忙起身。淺田也立起身來。紹介道。這是畫伯松下先生。接着掉轉臉向松下道。這位是中國的大員。到日本來游歷的。彼此對行了禮。張孝友遞了張名片。淺田女人帶着波子進來。謝了昨日的擾。張孝友謙讓了幾句。大家就坐。張孝友看錶已到了十二點鐘。便招呼上酒。請大家入座。他們都是沒吃過中國菜的人。吃吃這樣嘗嘗那樣。都以為希世之寶。張孝友見了倒有趣。得狠。足足吃了兩點鐘。才得散席。張孝友邀四人再到家中去坐。淺田說明擾過分了。遲日再來奉看的好。張孝友不便勉強。祇問了松下的住址。此席酒淺田帶松下吃了一個便四人各告辭起身。張孝友送了出來。叫賬房記了賬。一個人歸到家。中見昨日買的一細衣料。依然擱在那架子上。心中自恨這情意不會達到。打開來翻看了一會。嫌花樣不好。顏色也不鮮艷。心中又歡喜。幸而不曾送給他。這樣的裁料送人。豈不笑話。越看越覺不好。胡亂包裹起來。往架子

底下一擲。他今日因高興，多喝了幾杯酒，身體太胖的人，喝多了酒，多是氣喘。他便推開窗戶，對着天，嘆氣。偶然低頭一望，^{陡起}見隔壁人家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，也還生得齊整，手中拿着絨繩，正在那裏做活。猛聽得樓上窗戶響，抬頭一望，正與張孝友打個照面，不知那女子心中觸發了件甚麼事，忽然笑了一笑。張孝友誤認作有恩，調情一時高興起來，便將那衣料拿出來一疋一疋的攢下去。那女子得了這飛來之物，仰天感謝，不盡張孝友更樂得手舞足蹈，正要將手上的金錢也脫下來，孝敬合當他，退財有限，恰好他一個同鄉來了，見他發了狂，似的問他爲着甚麼，他指手劃腳的說得天花亂墜。同鄉的一把扯住他的手道：「你怎麼癡到這步田地？且問你知道他姓甚麼？他是甚麼人家的女子？你平白的攢東西到他家去，怕不怕他家裏人說話？你便將東西攢盡了，於你有甚麼益處？」張孝友奪開手道：「爲甚麼沒有益處？他既對我有情，望着我笑，儘算是我知己。士爲知己者死，一個手錶算得甚麼？不知道姓名有何要緊？怕打聽不出來嗎？說着仍拿着錶要攢。同鄉的乘他不提防，一把奪在手中道：「你定要斷送了這東西，才放心送給我，去罷。」張孝友躁腳道：「爲甚麼要送給你？同鄉的將錶往席子上一擲道：「你要攢你去攢，你這種蠢東西，不要和我往來了罷。」說完，掉轉身，氣沖沖的要走。張孝友才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連忙拉住道：「不要動氣，我不過鬧着頑，頑罷了，誰肯拿着百多塊錢的東西去白送給人呢？」同鄉的聽了才回身就坐。張孝友將錶拾起來，關上窗戶。那女子已不見了。張孝友將昨今兩日的事對他同鄉的說。同鄉的笑道：「你真心做日本人的女婿嗎？你家中現放着妻子，想頑耍，嫖嫖罷了，何必鬧這些花樣？」張孝友笑道：「事情還說不定成功，就是成功，也沒有甚麼要緊，將來回國的時候，高興便帶回去，不高興，不過送他幾個錢罷了，樂得。」

第三十九章 上酒館傾蓋言歡 攬疋頭千金買笑

八

過一晌新鮮生活。

此之謂片面的戀愛自由

同鄉的道。你打算怎生開口。張孝友道。昨日才見面。今日有甚麼打算。慢慢的來罷。

此刻家中的錢還沒匯來。錢來了自有道理。無非倚仗錢勢作要而已同鄉的與他原沒甚親熱。說說便走了。第二日。張孝友便

照松下寫給他的地名。坐了乘馬車。前去拜訪。不料松下的家中。極為貧寒。住了幾間破爛不堪的房子。在一個

小小的巷子裏面。莫說馬車不得進去。便是兩個人想并排着走。也是摩肩擦背的。張孝友無法。跳下馬車。鑽進

巷子。挨戶的看門牌。直到最末尾一家。番號對了。推開門。叫了幾聲（御免）。不見人答應。以為必是全家都出

去了。正待轉身。裏面忽走出個人來。一看正是松下。披着一件黃色柳條花的棉襖衣。用白巾紮着腦袋。白巾裏

面。插着幾枝五采毛筆。手中執着一塊配顏色的畫報。一見是張孝友。登時慌了手脚似的。將畫報往簾上一攔。

連連的鞠躬說請進。張孝友看房中的簾子。實在繃得不成話。待不上去。覺難為情。祇得將一雙富貴眼睛半開

半閉的。脫了靴子。胡亂端上去。松下讓到自己的書室裏面。因張孝友穿的是洋服。便端了張椅子給張孝友坐。

張孝友重新行了個禮。就坐。松下跌坐在席上相陪。張孝友看那房中的陳設。除幾個白木架子。撐着幾張沒畫

成的畫外。就是些塗了青紅黃白綠的破紙。散在一屋。張孝友看了這種情形。把來訪的熱心。冷了一個乾淨。想

尋兩句客氣話來說。說無奈。死也尋不出。還是松下說了些感謝。昨日吃酒的話。不一會。松下的老婆。送了盤茶

出來。張孝友認作下女。保也不保。看那茶。渾濁得和黃河的水一樣。不敢去喝他。松下見張孝友不開口。也沒多

話說。彼此對坐了一會。張孝友起身告辭。松下欲留無計。祇得送出來。祇見門口聚了一大堆的窮家小兒。在那

裏交頭接耳的說話。看官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日本的生活程度太低。坐東洋車的都很稀少。馬車汽車是更不

待說了。松下又住在這貧民窟內。那小巷子附近。幾曾停過馬車。所以住在巷裏的小兒。忽然見了這東西。很覺得奇怪。都聚在松下的門口。來湊熱鬧。張孝友陡然得意起來。馬車出馬頭。只可以嚇得日本窮窟裏的小孩子。然則這個開關。開不出。新鮮花樣。回頭笑向松下道。先生今日得開麼。松下忙問怎麼。張孝友道。我想去看看淺田先生。個人很苦寂寞。

要邀先生同去。松下道。奉陪就是。說着。進去換了衣服。同出來。那些小兒。都嚇得東藏西躲。却又一個個探出頭來。張望。活靈窮小鬼。張孝友故意挺胸豎脊的大踏步走出小巷。可謂大丈夫。志於時之所為。讓松下進了馬車。自己才跨上去。招呼

馬夫。一鞭衝向澁谷去。張孝友在車中回頭看那些小兒。都聚在巷口。指手劃脚。馬車迅速。頃刻即不見了。張孝友想利用松下作伐。在車中專一誇張自己的身世。說得松下口角流涎。復細細的盤問波子的性情舉動。隱隱約約露出些求婚的意思來。松下心中明白。也微微表示贊成之意。須臾之間。馬車已到澁谷。松下指示馬夫的途徑。逕抵淺田門首。下車見房屋結構雖不宏敞。倒很是精緻。松下將門欄上的電鈴按了一按。祇見一個年輕的下女推門出來。對松下張孝友行了個禮。松下點了點頭。讓張孝友先行。張孝友跨進門。見裏面是一座半西洋式的房屋。樓上的窗戶向外開着。波子正探着身子在那裏。張看張孝友一抬頭。他便退進去了。松下搶先一步。引張孝友到一座玻璃門口。下女已側着身將門推開。二人走到一間客廳內。下女折身進去。一會功夫。淺田女人出來。彼此見面。自有一番客套。不必記他。張孝友見波子不出來。心中不甚高興。問淺田往那裏去了。淺田女人說在隔壁醫院裏。已着人叫去了。立刻就來說話時。淺田已來了。大笑說道。難得難得。寒門何幸。得貴客降臨。隨望着松下笑道。松下君怎來得這般巧。張孝友笑道。我因想到尊處來奉候。特去邀他來的。淺田向他女人。

道。波子怎的不出來。張孝友道。我正心想爲何不見小姐。淺田女人道。一會兒就出來的。淺田回頭見下女立在門口。便道。去要小姐來。家中有甚麼好些兒的果子。都拿出來敬客罷。淺田女人起身道。我自去拿來。說着帶着下女去了。貴客降臨十二分的題。承不勝屈。深蒙流之至。張孝友看那房子。還有八成新式。便問淺田道。這房子是自己蓋造的嗎。淺田點頭道。市外的地皮材料。都比市內便宜。所以能這般蓋造。若在市內。這樣的房子。就很值錢了。三人閒談了十來分鐘。忽有極細碎的脚步聲響。向客廳內走來。響聲漸近。即有一陣香風。鑽入張孝友的鼻孔。立時和吃了的人一樣。豎不起脊梁。兩眼迷迷的望着門口。祇見波子收拾得比初見時。龐兒越整。張孝友不覺精神陡長。立起身來。行禮。波子答禮時。也說了幾句道謝的話。更說得張孝友渾身不得勁兒。幸得淺田女人和下水跟着端了些菓盤上來。淺田請圍坐吃茶。才混了過去。席間無所不談。張孝友引着波子也說了多少的話。定要請他們去帝國劇場看戲。女子的虛榮心甚。那有不高興的。張孝友便將馬車打發。換了乘汽車。自然要坐汽車。才可以開闊。五人一同乘着。先到一家日本料理店。胡亂用了午膳。已是午後兩點鐘了。這一星期。帝國劇場的戲。是午後兩點鐘開幕。剛剛趕到。張孝友有心鬧鬧的人。不待說是坐特等。所貴乎特等者。以其看得真。聽得切。然而張孝友不然。他一則沒有聽日本戲的程度。二則他在這時候。那裏還有心思去看戲。祇不住的買這樣買那樣。給他吃。直到閉幕。也沒有休息。張孝友先到外面。見接客的汽車已來了。回身上樓向淺田說道。時間尚早。我送先生回府。淺田覺得有些過意不去。連連的辭謝。張孝友抵死不肯松下。便先步行歸家去了。張孝友送淺田等至澁谷。想就在澁谷。嫖一晚。藝妓澁谷。雖不是個繁華的地方。藝妓却聚居得不少。據老嫖客的調查。說大正三年。澁谷的待合室。

有三十七家之多。此種學問經驗信非老嫗客不辨藝妓是不待說更多了。張孝友也常在這裏頑過。並頗爲有點名氣。三十七家待合室。大約也沒有不知道張胖子的。淺田因已過了十二點鐘。張孝友又陪送到了自己門口。實不好意思任他一個人回去。又怕張孝友不肯在人家住夜。在車中躊躇一會道。張先生曾在人家住過夜沒有。張孝友知道是有留宿的意思。哈哈笑道。我生性喜遊歷的人。那能說不會在人家住夜。淺田道。如張先生不嫌舍下齷齪。現在已過了十二點鐘。涼風又甚。不要回去了罷。張孝友喜道。爾我一見如故。還拘甚麼形迹。祇是吵擾府上。心中終覺有些不安。汽車行得快。不過兩分鐘便到了。下次再奉擾罷。淺田女人帮着留道。張先生這般客氣。我們早就不該領張先生的情了。淺田笑道。是嗎。張孝友本有想來這裏住夜。好多親熱親熱。因不能不稍存客氣。所以虛讓一句。見淺田女人這般說。便笑道。過拂尊意。也是不妥也好。便吵擾一夜罷。說着大家下車。張孝友打發了車錢。波子按了按鈴。下女出來迎接。遂一同進門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俟下章再寫。

評

蘇仲武看見了梅子。而無法可以進身。便急急的要找黃文漢替出主意。少年急急。寫來如畫。祇可恨黃文漢偏生不在家。真所謂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也。

張孝友一介執紼。用錢撒漫。是其本等。祇可憐乃祖乃父辛苦創下的基業。僅足供此種不肖子弟之揮霍。此古人所以有患而多財則益其過之說也。

日本人眼界本小而作者又極力形容其盛德。遂使鄙者屑欲生粟。

第四十章 一千銀幣作七日新郎 兩朵荷花享三生豔福

話說淺田引張孝友到家。並不向客廳裏走。直帶到樓上自己的書室內。讓張孝友坐。張孝友脫着外套。看那書室三面都安着玻璃櫃。祇當窗一張小圓几。玻璃櫃中一半是書。一半是化學試驗的儀器。及玻璃藥瓶。圓几周圍鋪着四個很厚的蒲團。窗角上放着一個紫檀雕花的四方小木架。架上一個五采磁瓶。插着一大叢金錢菊。張孝友脫下外套。四面尋不出個掛衣的釘子。淺田連忙接着。掛向隔壁房中去了。波子換了家常衣服。雙手托了盤茶進來。張孝友陪笑說道。勞動小姐。如何敢當。這早晚。小姐也應去安息了。今日看戲。坐得太久。回來的時候。又受了些風。可謂輕憐柔惜。知疼着熱矣。波子瞧了張孝友一眼。低頭笑道。多謝先生關心。我那是這般貴重的身體。張孝友還想用幾句話引他。淺田已和他女人來了。淺田提着一件棉寢衣給張孝友換。張孝友先將洋服的上衣脫了。把寢衣披上。背過身卸下褲子。繫好了寢衣。跌坐下來。和淺田說話。波子將洋服疊好。下女搬了鋪蓋進來。波子幫着鋪好了。帶下女出去。淺田女人道了安置。也退了出去。祇淺田還坐着和張孝友細道家常。張孝友自然是竭力誇張自己的身世。淺田問了問中國的情形。說想到中國去開醫院。張孝友極端贊成道。若到中國去開醫院。是再好沒有的事了。我不久就要歸國的。將來籌備一切。定當竭效棉薄。官商各界相識的人多。祇在新聞上吹噓幾句。效力就很宏大的了。張孝友一番話說得。淺田樂不可支。登時編起到中國開醫院的預算案來。張孝友幫着計算。算來算去。淺田躊躇的是資本不充足。張孝友一口擔承。說太多了。恐一時湊辦不及。若是幾千塊錢。隨時要用。隨時可通融的。此種牛皮是很難吹的。橫豎一時不要拿出錢來。先生祇趕緊籌備就是。今年底或來正。便可實行。淺田聽了這

話真是喜得無可不可。當時二人貪着說話，不覺已過了兩點鐘。淺田女人打發下女來催着安歇。淺田祇得請張孝友睡。直待張孝友安歇好了，才退了出去。將和張孝友商議的話，對他女人說了。他女人更是說不盡的歡樂。次早即告知了波子。大家商量如何款待張孝友。日本人待客從來是秀才人情紙半張。淺田這次待張孝友，却開千古未有之例。居然在西餐館裏叫了西菜。張孝友飯後叫下女喚了乘馬車，辭別淺田歸家。心想手中的錢已所剩無幾。家中的款子又不匯來。於今正在需款甚殷的時候，無錢怎生是好？枯坐了一會，又被他想出個好法子來。提起筆，擬了個病重的電報。要家中從速電匯一千塊錢來。好料理一切。歸國調養。真好主意。這電報打去，祇苦了他痴心的父母，真急的坐臥不安。連夜張羅了一千塊錢，電匯到日本。張孝友得了錢，那裏管是哄騙父母得來的。立刻到天賞堂買孝敬波子之物。那天賞堂的性質，就和上海的亨達利差不多。在有錢的人眼中，看了盡是可人意的東西。便是上萬的錢，進了他店中，也不覺空了甚麼。張孝友跑到裏面，東張西望，隨意買了幾樣錢就去了。四百多塊，祇一根鑲牙手杖，便花了八十餘元。張孝友提在手，中覺的非常稱手得意。洋洋的到淺田家來，將品物呈上。淺田家都大吃一嚇。張孝友還像禮輕了送不出手似的，說了許多慚愧的話。淺田家祇得援却之不恭之例，一並收下。祇是一家人都不解張孝友的用意。未_未必_必過了幾日，張孝友送了幾十塊錢的禮物給松下。託松下出來作媒。松下收受了這般重禮，那有不極力撮合之理。淺田家久欣羨張孝友的豪富，不待松下說完，已連聲應允了。松下回信，張孝友因欲急於到手，便向松下說道：中國有電來催我年內歸國，不能在日，日本久耽擱。此刻已是十一月初了，須得趕急結婚才好。並且還有椿事，得要求許可。我現在是作客的時候，

候一身之外。僕從俱無。若於未結婚以前。組織家庭。非特無謂。亦且憚煩。我的意思。想就借他家的房屋結婚。一禮拜後。便去西京。蜜月旅行。橫豎祇一個禮拜。勞神費力的。租一所房子。還要收拾住不了幾日。沒得討人厭。說得十分有理。只是便於溜跑而已。松下道。那是很容易商議的問題。他家沒有不許可的。日本人訂婚。手續本極簡單。不到兩日。

工夫。應有的手續。俱已備辦完了。十一月初十日。行結婚式。張孝友將當了的新洋服贖出來。通知各處的朋友。及同鄉的要求。於初十日。大家來澀谷幫場面湊趣。有文學好的。便要求做祝詞。好在行結婚式的時候宣讀。張孝友忙到初九日。將應用的什物及衣服都搬往淺田家。託了幾個朋友。先去淺田家幫着料理。紫松門設禮堂。以及種種設備。都由張孝友出錢使用。初十日早起。松下即同張孝友坐汽車到了澀谷。淺田家的親戚朋友。已來了幾個。都穿着禮服。隨淺田迎出來。軍樂隊奏樂相隨。張孝友先到客廳裏休息片刻。用過早點。道賀的朋友都來了。趕午前八點鐘行結婚式。來賓擁張孝友至禮堂。即有幾個年輕女。牽扶着波子。從禮堂裏面出來。張孝友見波子粉頸低垂。輕紗障面。長袖無言。湘裙不動。本是日本新娘的裝束。而兼有些西洋風味。一時得意之狀。也無可形容。松下引張孝友面禮壇站着。女眷推波子上前。和張孝友並立。張孝友看禮壇上。十字交叉的懸着一面五色旗。一面旭日旗。旗下兩個花瓶。一個大磁瓶。插着歲寒三友。安放在禮壇中間。有個五十多歲的日本人。穿着禮服。從容步上禮壇。吩咐止樂。脫帽行了禮。拿出張祝詞來。高聲宣讀。宣讀完了。行了個禮下壇。張孝友的朋友。也有幾個預備了祝詞的。都一個個的上壇宣讀了。軍樂復作。新人新婦面壇三鞠躬。復對面各三鞠躬。同立於禮壇東首。向淺田夫婦行禮。向松下行禮。然後來賓致賀。禮數周畢。一同擁入洞房。來賓大家談笑。

並無別樣手續。婚禮算是完了。已到十二點鐘。張孝友早預備了酒席。來賓都開懷暢飲。直鬧到上燈時分。才漸漸散去。張孝友雖經作過新郎。但是者番。却另有一般滋味。雲中霧裏。過了兩日。却又漸漸愁煩起來。樂極生悲。是是個甚麼道理呢。原來他哄騙父母得來的一千塊錢。已爲這婚事用光了。手中所剩的。不過幾十塊錢。幾十塊錢。在他手中。那够幾點鐘的揮霍。並且一個禮拜後。要去西京。蜜月旅行。更是需錢使用。他平日往來的朋友。都是些張開口。向着他的。無可通融。從來留學生窮苦的多。也無從告貸。想再打電報去家中。催欸實在無詞可措。他平時沒錢。尙不自在。現在正要充闊大少的時候。沒了錢。怎得不更加着急。終日心緒如焚。的想方設法。又不肯露出焦急的樣子。給淺田家笑話。此蕩子必有之苦境。所謂煩惱自取也。看看到了第六日。還是一籌莫展。想仍將洋服及值錢的器用。當一二百塊錢來使。無如都是些面子上的東西。當了不雅相。並且放在淺田家。無緣無故的搬出來。不好借口。淺田家那知道他心中的煩悶。祇一心一意興高采烈的收拾他們一對新夫婦去西京。蜜月旅行。張孝友見了急得恨無地縫可入。也不敢望再享這新鮮生活了。如醉如痴的坐了乘東洋車出來。對淺田家說是去會朋友。跑到小川町原住的地方。將舖蓋行囊捲好。搬到一家小旅館裏住下。無面目再去淺田家。放在淺田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拿出來。連鑲牙手杖白金眼鏡都丟在那裏。只好暫時逃避。在張孝友的意思。想年內有了錢。再和豬八戒一樣回到高家莊做女婿。誰知道他家中近年來因他們兄弟花用太大。幾乎破產開的。幾處錢舖都挨次倒閉。地方的人說他家幾處錢舖完全是兩個小提包提掉了。甚麼道理呢。他們兄弟出門都有這脾氣。手中少不得個小提包。銀錢票子都塞在小提包裏。面好順手揮霍。所以地方的人有這番評論。閒話少說。再說張孝友出

了淺田家也無法顧他家中及波子盼望硬下心住。在一家小旅館裏愁眉不展的過了幾日。忽然覺得在日本受這種苦不如回去的好。好在日本大學畢業的文憑早已到手。回去不愁不得好主意。已定便一溜煙的跑回中國去了。只好遠遠走高飛淺田家的波子無端的失了個丈夫。不知是守是嫁。至今沒有下落。也算是極天下之奇事了。廣東陳志林和張孝友是花月場中的老友。張孝友結婚的時候。他也曾去道賀。他因為在明治大學學商科和張孝友不同。不能請人代攷畢業。所以遲延到現在還是第二年的學生。這也是他命運連連從前沒有進得可以代攷畢業的學校。所以永遠無畢業之期。這日他因天氣太熱。正在家中吃水浸荷蘭水。忽見蘇仲武跑來。即連忙讓坐。請同吃荷蘭水。蘇仲武脫了衣服。用手巾揩着汗。搗着扇子笑道。你倒安享得很。我今日才真是奔波勞苦了。陳志林笑道。你不是說今年暑假要到日光去避暑的嗎。一晌不見你的影兒。以為你已經去了。蘇仲武道。怎麼沒去。剛從日光回的。所以說奔波勞苦呢。陳志林道。你去避暑。為何暑假未過便回了。蘇仲武正待將大概的情形說給他聽。忽然進來了個二十多歲的男子。穿着白紗和服。青羅外衣。(日名羽織)腰間繫一條淡青縮緬(日本裁料略似中國縐綢)的腰帶。一根極粗的金鍊鍊纏在上面。腳上穿着白緞襪子。手中提一頂巴拿馬式的草帽。一眼望過去。儼然一個日本的少年紳士。蘇仲武便將話頭打斷。來人進門點了點頭。將草帽掛在壁上。陳志林笑道。老王。你近來頑得快活。也不邀邀我。真實。行單嫖雙賭的主義。嗎。來人望了蘇仲武一眼。笑了一笑。不做聲。蘇仲武便向他點頭。請教姓名。陳志林代答道。他是江西王甫察君。現充江西經理員。元年前在高等工業學校革命的時候。歸國去的。他令兄是參議院的議員。籌了幾千塊錢。給他出西洋留學。他因在上